

盧忠肅公書牘

盧象昇 撰

中華書局

盧忠肅公書牘

此據借月山房彙
鈔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盧忠肅公書牘

明 宜興盧象昇建斗撰

家訓三首

烽火三月，家書萬金。唯昔之言，不我欺也。人生於情，余豈異類。然性躁而懶，軍士旁午，前漢霍光傳：旁午，分布也。讀會，一縱一橫曰旁午。猶言交橫也。知交謝絕，殆非斯人之徒矣。兩親在堂，定省越三千餘里，音塵偶及，潦略

數行至室人以及子弟，即平安二字不暇問，亦不暇書。自乙亥仲秋，歷丙子季夏，長鬚僅一往還，無可爲家計者。于是效老書生作訓話語，持之以歸，不審於義方於閭則奚似。

寄訓子弟

古人仕學兼資，吾獨馳驅軍旅。君恩既重，臣誼安辭。委七尺於行間，違二親之定省，掃蕩廓清未效，艱危困苦備嘗。此於忠孝何居也。願吾子弟思其父兄，勿事交遊，勿圖溫飽，勿干戈而俎豆，勿弧矢而鼎彝。名須立而欲浮，志欲高而無妄，殖貨矜愚，乃怨尤之咎府。酣歌恆舞，斯造物之慘民。庭以內悃愾無華，前漢傳：發誠悃愾。後漢章帝詔：悃愾無華。門以外卑謙自牧，非惟可久，抑且省愆。凡吾子弟，其佩老生之常談，惟我一生自聽彼蒼之禍福。

寄訓室人

余爲官一十三年，歷部郎、郡守、監司，以及治鄖撫楚，日惟國事蒼生爲念，不敢私其妻子。未嘗有負軍民。

室鮮冶容。家無長物。晉書王恭傳。恭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單。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以單送焉。遂坐廳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生平無長物。長音仗。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媳代子。篤其婦規。以母代父。敦其家訓。務使兩親娛於堂。四群習於學。吾願足矣。他何計焉。時大寇西遁。督旅入關。寄此相勉。

寄訓副室

惟爾爲糟糠之亞。宜佐閭政於無愆。誠心以撫諸兒。小心以事親上。修母道而循妾規。理中饋維勤。安清貧若素。其不爾疚也。余受專征重任。久謝兒女之情。身任戎行。止此數言相勗。

與族父某書

公孫婿同邑文學。丁位南家藏墨蹟。

流寇已至數萬矣。西山一帶。布滿山谷。沙河臨洛。邯鄲亦時時被其焚掠。初八日。親率馬步兵一千六百人至黃寺安撫。先遇馬賊數十。俄而數百。俄而數千。倏忽之間。老營俱至。將士恐懼之甚。咸思散逃。立斬一人。狗於轅門。身自督戰。斬賊首十四級。射打死傷賊百餘人。我兵亦傷一十三人。此可謂全勝。已經具題矣。但河南有鄧左二帥。鄧紀左良玉。爲阻。山西有曹張二帥。曹文詔張應昌。爲阻。西南俱無去路。只得向東北來。丁撫臺。魁楚河南永城人。標下官兵。其所爲將驕卒懦。人各一心。而某公全無撫御之方。如此做去。院道不知死所矣。塘報奉覽。并希致聲。邢丈蔣兄二公。

與豫撫某書

六年正月。豫撫樊尙燦失事。二月。以元凱代之。

戎馬倥傯之場。屢荷足下訓誨指提。五內不勝銜感。驚駭下質。負乘多端。流寇一事。苦無結局之期。而足下乃以實心任事。謬加獎借。某汗且淫淫下矣。畿南晉豫。會剿之局雖同。而籌兵之局各異。晉不必論矣。豫不患兵少。患兵多。更患將兵之人多。尤患將將之人多。如足下所謂聚訟者是也。若畿南則不然。事權未始不一。兵力亦可支持。獨是上焉者威不能克愛。而下焉者力不能從心。今南北之賊。爲重兵所驅。俱聚於遼順樂平諸處。邢河一帶。到處可憂。某止率標下步騎千餘。身探虎穴。台翰到日。正在啓行。匆冗萬分。一切情形。不能縷悉。所拜雙幣。真不啻解衣衣我。如此至愛。何敢不承。但鐵馬金戈中。弗遑莊勒。尤望知我之鑑耳。

寄外舅王帶溪先生九首

同邑檢討萬葆青案藏墨戲

比來署中人口。仗鼎庇相安。只陽平十一城。旱魃爲祟。人情皇皇。頃步禱於紅塵赤日中。凡半月而霖雨始至。雖非大有之歲。懷中赤子。其或免於顛連矣。石萍老叔翁。不意忽遭嚴旨訊究。工曹發銀之弊。沿習已非一朝。巡視者不與收支。乃竟獨當其阨。爲之憮然。但聖怒難測。二三大臣之在事者。亦不敢深言。倘得究賊。從輕免於議罪。則幸矣。頃長鬚入都。一問其眷屬安否。并詢慰石翁。得其報東。亦知鬱鬱難堪也。愚甥三載郎曹。兩年郡守。凡事只從天理王法公道良心做去。身家之計。夢中亦弗敢與聞。然須舉朝知之。僚友知之。十一城縉紳士庶知之。方能踏定脚跟。明目張膽。以自樹。近亦久而相信矣。前後開釋冤獄。凡十七起。計可百人。而檄所司減耗薄罰。以蘇民。繕器械兵以禦盜。事事身先之。此一念血忱。可對君父。

對地方者。三輔守臣。例得二年報轉。乃今上偏重吏治。以郡牧爲州縣師帥。責久任者再三。君命不敢不遵也。只二舍弟心疾異常。兩親憂鬱不已。家庭可慮之事。日夕在心。擬于今秋乞歸。暫圖定省。不審院道肯從否耳。薄俸些些。佐以拙選拙詩。爲外舅博粢。下衷未罄。嗣羽使再陳。

日來流寇奔突畿南一帶。處處應防。提孤軍而扼南北之衝。費盡心血。幸得地方無事。庶幾不負朝廷。但今日仕路千難萬難。中邊交誼。大廈豈一木可支。正未知向後作何光景耳。家祖母體雖日弱。時時以風燭爲虞。然不意竟舍甥輩而長逝也。報劉無日。痛念何勝。承外舅慰存。感激欲涕。明春當決計圖歸。以完祖母襄事也。差人南行。適領兵親赴順德。不及多陳。

甥此行莫非王事。而間關至此。凡可以報朝廷者。敢惜頂踵。但心長力短。不免終夜以思。茲者外舅暨家眷跋涉長途。又增一番挂念。糧餉盛行。恐多阻滯。幸有舍珍師及淡游丈相與朝夕。舟中不至寂寞。倘河若效靈。風帆安穩。計午月初旬。定可達里門矣。鄧西之賊。尙盤踞于房竹山中。甥初五日渡河。十一日入宛。此卽撫屬地方也。兩次官承接到。細詢彼地情形。真萬難措手。所苦者。尤在三省呼應不靈。客兵雲集爲害。而行糧月餉。一毫無措。今日鄧襄事勢。雖使孫吳用兵。孔桑司計。亦將垂首坐困。仰屋呼庚。而況庸譚如甥者乎。言念至此。真食不下咽。時事多艱。聖明宵旰。分爲臣子。當竭心力以報之。未知天從人願否耳。蔣澤巖尙在鄖城。今約於襄陽交代。大約十五日抵襄也。一至彼中。卽當走役徑送家信於京口相候。嗣悉地方情形。冗中不能多白。

清和朔日。自灘鎮拜別。於今又三月矣。不料一至鄖陽。千難萬苦。攬鏡自照。枯骨僅存。到任兩月。日不得食。夜不得眠。日在深山絕谷之中。千里無人之地。與士卒僕夫起居。而鄖城止一空署。一切俸薪公費贖。緩。因所屬六城俱陷。毫無所有。兩月之內。已揭商債二千金。如此情形。卽石人亦且下淚。然不意鄖事之難之苦之貧之殆。一至於斯。豈非命也夫。功名身命。已度外置之。但兩親在堂。何以相慰。欲圖迎養。而殘疆危地。實有不可。且再過一兩月。或皇天相佑。數十萬流寇。霧滅烟消。從容料理殘局。迎養有期。請俟他日耳。

鄖事之難之苦。海內所無。兩月來督剿流寇。九戰皆捷。斬首萬餘。地方已收寧矣。所難者。收拾破殘。圖從善後耳。茲特差官承船隻。迎請兩親。仍望外舅同行。引領以俟。

水枯舟滯。警報時聞。外舅不惟受勞。兼煩遠念。咫尺天塹。其奈之何。連日賊情橫甚。幸以奇兵擊卻之。然衆至十餘萬。向後尙源源而來。卽萬兵不能克。況千人之旅乎。如此情形。時告君父。甥家信疏二塘報。外舅寓目。便知苦難矣。聞舟行已至光化。若權宜俱換小艇。以多夫勤拽。則五晝夜定達鎮城。瞻侍台顏。當在初五六耳。骨肉聚首一番。便可督兵親出。以報皇上也。願俟何如。

流寇之警。經年拮据軍中。妻孥多病。不能回署一顧。甥賤體亦覺委頓。但以事關朝廷地方。不敢不勉。今幸聖明知甥之勞。每有特鑒。卽不望酬庸敘賚。而將來或可免於臯愆。倘得結此難局。解組言歸。與樵父漁人共老巖穴。沒齒有餘樂也。

寒暑相催，光陰駒隙。甥以孑然一身，獨處大風波患難之中，萬死一生，爲朝廷受任討賊之事，海內竟無一人同心應手者。惟見虛談橫議之徒，坐嘯畫諾之輩，望恩修怨，挾忿忌功，胸鮮隙明，喙長三尺，動輒含沙而射，不殺不休。若非聖天子明察賢姦，任人勿貳，則甥已早斃于刀鋸鼎鑊之下矣。天乎人耶！聽之而已。頃吳奉南回，曾寄薄俸數金，家訓廿冊，彼時原欲具禮而軍事旁午，遂不能待。未知已達外舅處否也。妻子在五倫之中，甥豈不念貧窮乃六極之數，甥豈不謀然一生心事已略見於家訓中矣。今日賊勢愈剿愈多，大督洪公亦苦支持不住，甥轉七省，其難百倍于秦。欽限五月蕩平，蒙皇上於愆期認辜之小疏，以溫旨戔答，愧懼欲死。向後結局固難，歇手不得，惟殫精竭力以圖之而已。倚馬匆匆，不盡欲言。

與蔣澤墨先生五首

諱允

仲秋六日，遣役廣奏北行，專候台履。時老年叔已出國門矣，竊思封疆之臣，盡心王事，如老叔者有幾，而偏遭陽九之厄，能不令人疾首灰心。然而綠野優游，以視紅塵搶掠，利害勞逸，相去殊懸，未必非天之所以全至人也。如某本一庸庸輕躁之流，遭時多故，勉事馳驅，長安照管無人，自投於穽。今楚郎流孽，雖就救寧，而漢興商雒之間，強寇叛兵，鷄張未已，捲土重來之患，政未可知。加以今秋郎屬大饑，兼多沒於疫者，子遺盡矣。至大督諸鎮之兵，所用行坐糧，不下十五六萬，而唐中老楚撫臣唐曜所佈防禦主兵，及郎之毛兵標勇，支給者又不下數萬，部中不肯銷算，中老又以郎義事欲某，一力擔承，渠止認荆承之役，通計全楚所用餉銀，已臨三十萬，荆承數少，郎義數多，中老處易，某處難。此時郎兵尙未他撤，毛兵石砮，又未便

遣行而鄖鎮折色銀已斷絕經月。本色米豆至閏月之半亦顆粒無矣。前增兵小疏。暨停徵修城借穀諸款。雖蒙聖明許可。下部速議。而司農司馬方急宣雲畿輔之敵情。未免稽緩。時下已再疏促之矣。某滿腹深憂。只因鄖鎮奇苦奇窮。又代三省擔荷重擔。功不欲居。舉無可卸。尙祈老叔多方指教之。臨啓依切。昨秋家叔回里。曾肅狀恭叩起居。并伸微悃。已託公郎年兄函致。想得達台前矣。老年叔當代正人。中外仰重。此番遭厄。公論實爲不平。而於品望則秋毫無損也。且邇日世途風波。百千其狀。青山綠水。遠勝紅塵中光景萬倍。唯願老叔九如駉集。頤養天和。以膺無疆之福。并祝四世五公之發。以竟正人君子之施。某白抵鄖中。萬難萬苦。多方飭備。終是極險僻瘠涼之地。生氣難以頓回。而流寇自撫局失宜。兼之叛兵逃卒聚於鳳隴者。互相煽動。倏忽遂至數十萬。分股而奔。漢南潼關。自漢人鄖者。前後二十萬。自潼至豫者。十餘萬。自商入宛者。又十餘萬。合此三大股。爲數且四十餘萬。楚豫一時鼎沸。孤鄖三面皆危。前後接濟錢糧業已用盡。而所增兵額。俱以楚省設處爲言。設處二字。不過空名。有兵無餉。其危益甚。今已到計窮力竭處矣。家嚴慈迎養署中。原圖朝夕定省。少盡人子之情。而不虞到鄖之日。正賊勢披猖之日。進鄖中公署。某適馳防聚陽。不得奉兩親一匕也。如此情形。言之淚下。鄧將軍是有氣概肝胆人。其兵向日屢譁。大費調攝。此時又奉旨援楚。即當專致盛意也。增兵五百。部議不肯派新餉。而令楚省設處。後來續請者亦然。此則明陷某于死地也。隔手錢糧。即坐派正額。尙難催提。而今若此。且奈之何哉。大刻俱拜領。及分給諸君。并轉寄賈浮老者。一一領命。所諭疏稿。容某回鄖之後。如數簡查奉報。此時行間相隔。書役相

隨戈馬之場。一時未能旋鎮。懇希慈亮。某自受事于鄖。兵興煩費。正額而外。俸薪皆盡于此。而贖緩等項。一無所有。以至解京贖罰兵餉。頻呼籲于皇上。求免而不可得。此際稱貸無門。那移無路。束手待斃。只在旦晚間。不必大寇之來也。鄖事終不可支。言之浩歎。銷算錢糧。布政司所派協濟之數。唐中老不肯認。今此項皆虛懸。而客兵支餉不貲。經今半載。委官會查。尚未得妥。且頭緒難清。未知作何究竟。稍需時日。當以刻本呈電也。流孽犯豫犯楚。以及江淮。吾鄉亦在震動矣。不知撫臺公祖。移鎮何方。恐大江而北。亦甚費驅除也。手稟不虔。緣在戎次。九頓肅謝。未既銜結之思。家君在鄖。相去六百餘里。故未遑附候。并此代陳。另容專叩台茵。臨函不勝頂祝之至。

時事如紛絲。官途如奕局。塞翁得失。達者曠觀。憶自去年承乏鄖中。勉力支撐。迨至十月間。鳳寶大寇。以撫事失宜。叛卒饑民。踴寇合夥。四潰而出。秦楚豫三方。如鄖津。如內浙。如宛雒。隨黃流毒幾遍。乃江淮一股。震驚祖陵。尤爲異變。近自四月下旬。大督洪公。合師夾剿羣寇。遂由潼關內浙諸路。盡數歸秦。比來日衆日多。其數已至二百萬矣。皇上銳意蕩平。調邊腹官兵七萬有奇。發京省帑金百萬餘兩。限六月完局。今轉盼已五月矣。賊黨數十倍於兵。又秦中殘破已極。災荒異常。從賊者如歸市。向後不惟賊未可盡。恐多兵乏食。散之不能。挺而走險。天下事更不忍言耳。某本至庸謏不倫。日日憂兵憂餉。東堵西防。每常危窘之時。輒思策馬冒陣。以報皇上。幸而奉旨新設之鄖兵。陸續已有二千。已成一旅。賊來緩急。尚有所恃。而鄖餉楚濟。猶能計日支吾。鄖土瓦全。職此之故。然不意復有楚省之移也。自去冬迄今。長安音問斷絕。

未悉就裏情形。大抵京卿諸公。鑒於鳳陽之失。以興都亦寢所係。故不欲窺足耳。家君於冬季抵襄。正月初赴郢。半年來某未嘗在署。晨昏缺然。擲此身於紅塵赤日。付八口於虎穴狼巢。無不爲某稱危者。茲于六月之望。舉家移之襄中矣。老叔前招隆脫。久勒五中。愧未報酬萬一。謹茲專役虔候起居。并以拙刻呈教。統惟慈照焉。臨啓依切。

家大人于清和閏月初二日抵白登公署。某方西閱大同。完八路之事。乃得趨庭定省。時已望前矣。親舍久離。不能早自引退。講求保身事親之道。徒使白頭老親。遠馳紫塞。跋履長途。非計之得也。又老母體弱。憚于水陸之行。難以迎養。宣寒危苦。何日脫離。言念倚閭。睽迴日九。邊事大壞。某素奉教于長者。不敢不盡心爲之。只錢糧匱竭。措手萬難。而中使如麻。十羊九牧。某雖嘔盡心血。終亦徒然耳。近日將才極難。兵心亦渙。聯絡人心。搜羅智勇。乃封疆要務。所言高崇讓者。已經他移。仍當物色之。用資緩急也。憑穎不盡瞻企。

塞北江南。夢思耿耿。故園松竹。相見何期。玉關人徒增悵耳。家君自抵署來。精神不甚爽適。某亦病苦相尋。總之邊地風塵。消磨氣體。豈人而鐵石乎。宣寒亢旱。近始得雨。斗粟四陌。舉家幾欲食粥。而邊人猶以爲佳歲也。屯事頗難。某力排衆議。百計經營。邇已略見端倪。羣情漸爲鼓舞。惟是見小欲速。終無成功。需之數年。定有遐績。每發一疏。心血爲枯。前所請教者。止有初刻。今并二刻就正大方。知老叔留心世道。必將開示謬迷。顯侯顯侯。比北信日緊。大舉人邊。在所必然。宣雲粗亦有備。來時當一挫之。必不至如從前。

□□控弦長驅耳。荒塞無節可採。不腆聊佐蒲葵一觴。時爲清和閏月之廿四。去朱明令節。僅及旬也。臨啓神往。

答陸筠修方伯

見周傑園藏奏賦。○行略云。爾時頻年征討。師老財匱。封疆在事。諸臣多稱法網。河南方伯陸公之祺。欲掛冠去。公作書勉留之。

今日居官。何啻墮於九淵。不佞兵馬之厄。與門下錢糧之厄。其劫數真堪比隆。乃不佞又以兵馬而兼錢糧。舉數千萬如狼如虎。張牙露爪之徒。環伺於餓佛之一身。此佛既未能脫胎換骨。尙在九人世間。又未能投體捨身。依然活地獄。其苦可名狀乎。不可名狀乎。觀此則丈所處。尙在九天。清恙宜霍然。歸心亦宜淡然也。天之生才有限。以丈品識經濟。定不令之逸。而令之勞。今日勞以中原。他日將勞以四方。其勞漸久而且甚。時事固然。是用爲吾丈解。幸毋我迂。

與某書

同邑文學陸養吾家藏墨蹟。

時事多艱。聖明宵旰。不謂繇力。漢嚴助傳。繇力猶才。師古曰。力弱如繇。乃當重任。郎楚封疆未靖。中原決裂日聞。某以一身肩荷七省。何異挾山超海之難。年來鞠旅陳師。血忱可對天日。是以身家弗問。人禮并捐。間問久疏。維勤企想。荷高情之遠注。釋重擔以何期。特皇上仁如天。智如日。躬理萬幾。芻蕘必采。以氣數卜之。戡亂中興。可奏于襄之績。某今日亦惟肝腦塗地。以自附於純臣之末而已。成敗利鈍。毀譽是非。久已置之度外。冬春來。豫楚江淮。屢戰克捷。掃蕩有期。然大寇強而且多。動以數千萬計。饜之十載。今欲除之一朝。卽有孫吳數十輩。未易言也。日事戎行。心血已竭。諸凡應酬交際。概不能修。獨於足下。迹遠神親。每以疎闊爲歉。

附將一縷專叩起居軍旅中竟不能作寒暄語惟台照是荷

與少司成吳葵菴書八首

諱國華公孫歲貢生三水貳尹晉陶家藏墨蹟

封疆之吏際此千難萬難之時熱血愁心誰行控訴某于視事之堂勒一聯云封疆事重當萬難措手之時頂踵髮膚惟期盡瘁君父恩深念能致其身之語成敗利鈍曷敢櫻心此言但告之足下他處未敢唐突也某前後疏章字字顛天瀝血然於鄖中光景鄖撫情形終亦描寫不盡所恃聖明洞鑒尙能詎勉支撐否則守臣與鄖士鄖民俱盡久矣鄖介萬山而扼三省受事後經今八月幸賊衆未敢窺疆城郭人民漸圖安集修舉乃不意鳳延大夥復入漢南其勢危急秦中兩督四撫不知作何剿除某張空拳前漢司馬遷傳以四應獯矣孤踪在外暮不保朝一切應酬又俱斷絕長安中時論物情所不敢知唯有竭頂踵以効萬一如廳事雙雕之語而已足下鑒之

長鬚北來熟復手教注存真切感愧交并某勉力疆場各省流孽義煩敵轄漸稱寧土蓋前後俘斬繼以零星竄逃鄖中大股俱盡現今披猖於秦地者皆叛卒飢民愈剿愈衆非盡渡河之黨也疆場之事難言之矣某本屏質庸才偏處極危極苦之地屢疏陳控總之情極呼天而中外在事諸老終是痛癢隔層誰是設身處地者某亦惟以盡瘁是期不負朝廷足矣頃如停徵如留餉如修城如設兵無非一字一血乃請十得一豈非杯水與薪從來曲徙不相謀而程功焦爛今事後猶然如此能無深懼哉計無復之議屯田議借本窶人之乞情形愈覺不堪倘再不能如請旦晚卽與鄖士鄖民俱盡矣足下讀中祕書乃異日

爲聖天子調玉燭。系正。四時調謂之玉燭。梁簡文帝紀。太平玉燭。孫乃識之。盡金甌者。倘一昌言於朝。某當五體投地。延企何如。軍中率佈。曷任馳依。

某方受事楚中。而郢境又爾告急。且秦寇橫甚。其勢叵測。楚憂正迫。兵食宜籌。小揭二通。此不啻秦廷之泣。有一事一念不從朝廷地方起見者。天日鑒之矣。倘政府諸公。謀國心長。憂時慮切。施正議以安全楚。以奠藩陵。此社稷之福也。冗極不遑多佈。臨臧神馳。

雜中告急。某裴糧於千里之外。介馬馳援。無非從封疆起見耳。至博望得祖將軍之捷。爲之一快。詳在疏揭。謹呈台覽。文何。文、長洲文文獻公震孟。何、香山何公吾驥。二公當時閣臣也。二老先生。不意遂爾去國。令人驚疑。其大略可得聞乎。

某剿寇十事。已拜五疏。尚有五疏。須待辭楚撫得旨。大局既定。然後言之。統容類齊。以呈尊覽。臨啓瞻切。兩月來奔馳於汝宛河雒之間。萬分忙苦。賊多而且橫。前後俘斬。雖有數千。尙非蕩平勝著。必於正三三月內。先剿蕪闔王一股。餘賊方可次第殲散。闔王之賊。大約有七萬餘。婦女可一二萬。丁壯可一二萬。精騎可三四萬。此賊不讓安史。廟堂或未之深知耳。頃自秦中。洪亨老與之大戰三次。近入豫地。某與之大戰兩次。計擒斬死傷逃散。可二萬計。現今尙有五萬。依然勁敵也。又他賊五六股。見剿兵漸集。皆與闔賊合羣。是以勢益衆多。今奔東南一帶。楚黃鳳泗淮陽俱大可慮。某故星馳而南行。至葉裕間。忽接邸報。業已得釋楚擔。更可專力討賊。某所爲極難。而言路責備乃爾。爲公平。爲私乎。某今而後。總不聞邸報。省此一番形迹於心。足下以爲何如。三疏揭謹陳台覽。如請上還宮。及辭薪秩。皆臣諠臣心所不容自己者。至

三大切要事宜。實爲不識忌諱。不諳時務。多言多事。自取愆尤耳。雖然。重擔在身。卽欲不如此。不可得也。小奴歸拜有鼎賜。兼承破格之恩。感而欲涕。寸絲一扇。聊引下臆。某於行吟操管。皆如夢中事。供大方一噓而已。短奏不虔。臨函依切。

某慙甚矣。以數萬邊兵。付之一無衙門。無專轄之手。而又不與以餉。封疆之事。有如累卵。某身何足惜哉。一生學問。惟有盡瘁二字。今豫中諸賊。屢經剿殺。盡遁入秦。而楚地除鄭襲餘孽。時復來擾。其內地粗安。然秦寇正猖。未可言剿蕩也。某與洪亨老事同一體。方圖選銳入秦合剿。一切佈置機宜。當另疏詳陳入告。此時專拜認舉之本。不敢多及也。皇上天恩。倘此身不卽就逮。卽盡一日之大馬。直至水窮山盡。便東身歸命於朝廷耳。頃見掌科管君名白所論。語語與弟相反。弟何緣得此知己。剛方拙直之人。如帶一毫巧猾軟媚之態。豈至有今日乎。頂門一針。拜此君之益多矣。倚馬不能詳瀝。主臣主臣。

長洲香山二翁。某方以中興元輔期之。而一旦謝事。奈何奈何。聖意不測如此。然而雷霆雨露。皇上妙於並行。蒲輪可立埃也。漢儒林傳。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蒲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紹傳從。此時想已出長安門。頃當國時。某過嫌。未敢一

致起居之敬。今當於途次。一爲祇候耳。豫州諸公。以桑梓之故。求備於某。其或有德有言。近情近理。俱不敢知。某惟聽之公論。此時援籬。亦因楚寇少緩。不因掌科之多口也。某肩千金之擔。而過獨木之橋。臨百尺之淵。旁觀者不相憐而助之足矣。恣意任情苛責。如此世界。盜賊安得不橫行哉。爲之三歎。

某自去年十月廿四日抵陽和。屈指又五月矣。太平督撫。安享尊榮。誰不樂就者。時至今日。到處皆以封

疆爲陷，而宣雲諸鎮更復何地何時？記當日入援督兵，東迫大敵，自真保以達良涿，由近郊而馳建，冷一月之內，行三千六百餘里。前後接朝中諸老手書，皆以本兵相屬，僉謂廷議已定，促某早抵都城。某答太宰司馬書，凡五力言某非其人，難以冒昧從事。願終討賊，否則任邊事之危難者，以報皇上。因是片紙隻字，不與長安當軸往來。後得宣雲中外皆爲某稱苦，曾幾何時，而忽有爲不情之語者。此不足有無輕重。但世道人心至此，豈不太險哉？某故明目張膽而計之，駁疏以見某居官始末，請討賊疏以見某報主本懷。蓋某於封疆軍旅之事，閱歷有年，雖係駑駘，猶然識塗老馬。敵急則驅而當敵，寇急則驅而當寇，生乎今之世，斷斷不免者與其中原之事，再加大壞極敝，如人病體已至十分，又使庸醫妄投藥劑，嗜慾賡其元神，盧醫望而卻走，然後再從而往治，其能幾倖萬一乎？是以及今請討，此疏出千萬不得已之言。廟堂或信或疑，皇上或允或否，某無庸心于其間也。至若邊事之危且難，更無有出宣雲上者。喜此中在事文武諸公，以及軍民士庶，無不傾心信從，比來百事皆有頭緒。若料理一兩年，大敵卽來，斷非向年光景。此某所可自信者。但身輕如葉，擔重如山，安能自主哉？豫楚江北士民，以某在宣雲爲快望，而三鎮之將吏兵民，又交口謂某請討賊之非宜，身在局中，無處付量，足下何以教我。

盧忠肅公書牘跋

盧忠肅公受專征重任，十年轉戰，所向剋捷，致命時年僅三十九。忠義之氣，凜然如生。明史本傳載之詳矣。有集三卷，係其子孫掇拾叢殘，蒐羅墨蹟而成。公固不藉是集以傳，然其軍中家書尺牘，忠孝悱惻，磊落光明，讀之未嘗不可想見其爲人。雖當戎馬倥傯之際，率爾而作，皆憂思深念，無一語及私者。其所樹立，蓋天性使然也。公家在宜興茗嶺山下，祠在縣治東關。余房師羅源阮昉巖先生名升，幸宜興，下車日，卽瞻謁公祠，訪求後裔有名華者，應童子試，拔置第一。補校官弟子，厚資給之。戊午冬日，余偕洪編修程存先生探善權，過茗嶺。盧華秀才出公集見贈，珍藏篋中久矣。家若雲先生梓刻叢書，方蒐輯前明忠節諸君子手澤，因錄集中書牘數十則，釐爲一卷貽之，以誌昔年景仰之忱云。嘉慶戊辰五月既望，鎮洋後學張鐸謹識。